

別有根芽，不是人間富貴花
——納蘭〈采桑子·塞上詠雪花〉賞析

張璠璟

采桑子

非關癖愛輕模樣，冷處偏佳。別有根芽，不是人間富貴花。

謝娘別後誰能惜，漂泊天涯。寒月悲笳，萬里西風瀚海沙。

——納蘭性德

初涉納蘭詞，便是被這闕〈塞上詠雪花〉生生煞到。神婉韻秀，卻有冷風傲骨凜冽而出；借物起興，卻獨闢蹊徑；詠雪贊花，卻充邊關男兒之氣。可謂風神俊秀而灑氣內充。怪道靜安要贊他作——北宋以來，一人而已。

原來淒清哀絕亦可託此類雄渾之風。真情真性也能有這般仙風道骨。

歷來皆贊納蘭深得後主遺風，或者是因為都是溫柔富貴鄉裡的公子，生於膏粱長於婦人之手，乃得於亂世紅塵裡保全赤子之心，於是情愈真意愈切，字裡行間滿溢著直抒胸襟的天真無邪。於是喜則真喜，哀便真哀，不見矯揉造作之跡，無有刻意雕琢之音，於是再冷淡的景緻再疏離的感慨，都不曾於你我間生出隔靴搔癢的情緒來。

以這則〈采桑子〉為例，古來詠雪詠花皆有佳作，可謂珠玉在前難以頡頏，而納蘭的「詠雪花」卻是獨樹一幟匠心別具，在對比中脫落出風霜高潔的姿態來。

「別有根芽，不是人間富貴花。」雪無凡根，人亦非凡品。有性靈的超然卻無居高臨下、陽春白雪的傲氣。許是納蘭常抱「偶然間，緇塵京國，烏衣門第」之心，故

而詞句間雖有過人之節，卻仍然心地委婉關乎痛癢，甚至竟有些情思抑鬱，讀之叫人眼裡一熱，不覺生出「天涯淪落，淚濕衣襟」的心境來。

納蘭詞誠然絕少沉鬱的社會現實，登臨邊塞亦不見哀號遍野白骨荒塚的悲壯淒涼，卻有「懂得」進而「慈悲」的人文心腸。而「寒月悲笳，萬里西風瀚海沙。」一句也大有「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」的磅礴氣象。因此，我是不同意納蘭詞只有繾綣情懷，缺乏社會價值這樣的論調的。除非人文關懷和心靈慰藉都被排除了意義，除非人世的孤獨和自我意識的覺醒都不再是熱議的話題，除非我們都早將他鄉認作了故鄉，纔不再會有「別有根芽」的感慨。